

言语交际中亲疏关系信息的传递

何雅媚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 361005)

提 要: 本文基于社会心理语言学理论, 分析言语交际中维持、亲近和疏远相互关系的信息的传递过程, 指出亲疏关系信息的传递有赖于社会语言规则的调控和交际者的心理机制, 主要传递途径为称代形式的选择和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交际中, 及时、准确地传递亲疏关系信息有利于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关键词: 言语交际; 亲疏关系; 信息; 传递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5 - 0085 - 3

Transferring of Close and Distant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He Yamei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05, China)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transferring process of close and distant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on the basis of socio-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ferring process is controlled by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cators and social language conventions. Address form and the upgrading and depreciating methods are two main ways to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It is helpful to achieve the communicative aim if the close and distant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is properly transferred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verbal communication; close and distant relationship; information; transferring

1 引言

语言除了叙述事实, 还传递关于话语者的身份、地位、态度、观点、意图之类的信息, 功能语法称之为语言的人际功能。人际功能作为讲话者的意义潜势, 韵律性地散布在整个语篇中, 促使语言交际双方建立和保持某种适当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信息中最为重要的是亲疏关系信息。交际过程中, 及时、准确地传递亲疏关系信息, 有利于实现交际目的, 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王德春指出, “亲疏关系信息, 在联合情感和分离情感维度上大致分为三种: 要求亲近相互关系的信息; 要求疏远相互关系的信息; 要求维持原来关系状态的信息。” (王德春 2004: 260)。

本文基于社会心理语言学理论, 以社会的人为参照系, 通过分析社会语言规则的运用和交际者的心理机制, 研究言语交际中亲疏关系信息的传递过程。

2 亲疏关系信息传递的基础

2.1 社会语言规则的遵循

社会心理语言学将话语交际置于受社会心理制约的

社会交际环境中加以考察。它不局限于对语言进行结构、功能的分析, 而是将语言与人的社会行为联系起来, 对话语进行社会心理分析, 指出人所创造的语言符号体系(客体)是为满足社会人(主体)的交际需要。在一定语境中的言语选择, 对于具备交际能力的语言使用者来说, 并非是任意的, 它要受到社会语言规则的制约。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 交际者常常违反期望中的社会语言规则。这些与社会语言学结论不一致的言语交际现象, 并非出于偶然, 而是反映出交际者的主观意愿。亲疏关系信息的组织、传递和理解都以遵循社会语言规则为前提。

2.2 交际者的心理机制

交际者的心理机制决定亲疏关系信息的传递。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人的内部驱力、冲动、需要而发动的。言语交际的动机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满足心理需要。言语交际中注重的是安全的需求、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说话人的动机不同, 言语的话外行为亦不相同。交际双方在交流中须要考考虑彼此的心理需求。二是言语交际中, 人们通常用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方式作出最佳选择, 选择前首先计算出

言语活动的代价和收益。因而,语体、语句、语气的选择都依赖于人的理性决策。三是言语交流也同样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人的行为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当两个人进行言语互动时,他们交换了益处和代价,互动的代价可以是物质也可以是心理满足。交际者不同的心理动机,会产生不同的亲疏关系信息。

言语交际中亲疏关系信息传递的手段很多,如交际者的言语表情、体语表情,说话人的音量、音调、语气等都能表露交际者调整亲疏关系的心理状态。但笔者认为,亲疏关系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是称代形式和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

3 亲疏关系信息传递的主要途径

3.1 称代形式的选择

为了表示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尊卑长幼、远近亲疏概念,交际双方不可避免地遵从特定的社会规约,选用合适的称代形式(address forms)来达到确定彼此社会地位和表示不同人际关系的目的(Raph Fasold 2000: 19)。

笔者认为,在言语交际中,称代形式的选择对传递亲疏关系信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说话人可以通过选择一个称代词,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表示人际意义。例如:

A:李局长,这次可多亏您帮忙了。

B:应该的,应该的。

A:哥们儿,这次多亏你帮助了。

B:你跟我客气啥?

可见,交际者社会距离越大,亲密度就会减少,相反尊敬度就会提高。对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往往不能称名道姓或以人称相称,而多以表示其社会地位的职务身份语相称。

Head也曾经指出,“人称相互关系的物理性距离,是与信息传递的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亲密度有关的”(Head, B. F. 1978: 191)。美国语言学家罗杰·布朗指出,“称呼用法既受民族特点、社会结构和集团意识的约束,又与交谈者之间的身份差距及亲疏程度相呼应”(Braun Friederike 1988)。

3.2 扬升抑降

扬升抑降是传递亲疏关系信息的另一重要途径。扬升和抑降分别指说话者相对于听话者或听话者相对于说话者的位置的升高或降低。扬升和抑降给对方的是一种尊重或贬低、礼貌或不礼貌的信息,即听话者与说话者之间的位置是你高、我高,还是平等。听话者注意含有升位和降位的言语行为,但更关心你对我的态度如何,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怎样,从而确定彼此的亲疏关系。

扬升抑降有4种情况。说话者可以通过抬高自己来抑降听话者,也可以通过降低听话者来抬高自己,还可以通过降低自己来抬高听话者,或通过抬高听话者来降低

自己。这4种情况依次是主动升、被动降、主动降、被动升。在言语交际的动态过程中,这4种情况有效地传递着亲疏关系信息。

4 三种亲疏关系信息的传递

4.1 零关系信息及其传递过程

零关系信息不是不传递关系信息,而是传递维持原关系状态,既不亲近又不疏远的关系信息。

陌生人交往,最容易受到社会交际规范和期望的制约。如果愿意在社会规范和期望的范围内与对方维持某种临时的关系状态,那么说话者就会使用所要求的言语表达来传达维持原来相互关系状态的信息。例如,火车上的陌生乘客往往选择符合社会语言规则的言语,表达既不冷淡又不过分热情的信息,避免双方长时间对面坐着,什么也不说或一见面就像熟人一样,问长问短,甚至于涉及一些实质性的话题的情况。

特定交际双方的言语交际习惯是社会交际规范和交际双方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对于交际双方具有一定程度的约定性。遵守这种习惯的言语选择就再一次确认了公认的客观存在的相互关系,传递了关系没有改变的信息。例如,平常甲男称呼乙女用全名“李丽”。假如某一次:(1)甲仍用全名称呼乙;(2)甲用“丽”称呼乙。在乙看来,第一种情况下他们的关系依旧;而第二种情况下,甲是在表明一种要改变原来相互关系的愿望。

4.2 正关系信息及其传递过程

正关系信息传递要亲近相互关系的人际关系信息。

4.2.1 称代形式对正关系信息的传递

社会交际规范和期望要求人们按照角色关系交往。然而,在实际言语交际中人们会有意利用违反当时语境条件下社会交际规范和期望的言语选择,来确定一种更为亲近的相互关系,以缩短与对方的心理距离。例如:

(最初)乡长: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养鳖专业户。

(结尾)乡长:老姑、老姑父,我也是人,我也想过个好年哪!

这是赵本山小品中乡长的两句话。两句话中,乡长调整人称指示语的目的就是设法营造亲近关系,以利于交际目的的实现。

4.2.2 扬升抑降对正关系信息的传递

传递正关系的扬升抑降包括主动降和被动升。主动降是说话者主动抑降自己及其所属。它使听话者满意,是一种拉近交际者距离的手段,一般包括:

(1)谦称。例如,“家父”、“舍弟”、“小女”、“愚兄”、“拙夫”等。

(2)贬低自己及其所属。例如:

A: How efficient of you to get this done all at once!

B: It's nothing

(3) 赔礼道歉。例如：“麻烦您了”，“请您多原谅”等。

被动升是说话者使对方及其所属被动扬升。它使听话者满意，一般包括：尊称对方，如“师傅”、“老师”、“您”等；有益于对方的言语，如“路上走好”，“小心”等；恭维对方的言语；祝贺、恭喜对方的言语，如“恭喜发财”，“祝贺你成功”；同情对方、弱化批评的言语；同意对方的观点、看法、认识和建议。

主动降和被动升有利于拉近交际者的距离，使交际双方愉快，使交际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推进，顺利地实现交际目的。

4.3 负关系信息及其传递过程

负关系信息传达说话者希望与对方疏远相互关系的用意。

4.3.1 称代形式对负关系信息的传递

负关系信息产生于说话者的言语选择对当时语境下公认的关系状态所要求的言语选择的有意偏离，或产生于在当时公认的关系状态下对符合特定交际双方交际习惯的言语选择的偏离。例如：

[A = Henry; B = Maria]

A: Goodbye, Maranda

B: Maria

A: Maranda This is the end of you Perhaps it is just as well

B: I'll be seeing you —

A: You'll come round my door in London — with your little new number chained to your wrist

B: The trouble with you is, you're half old

— (Elizabeth Bowen: *Sunday Afternoon*)

本对话发生在小说的结尾处。在整篇小说中，A 一直使用昵称 Maria 来称呼 B。在这里 A 改变了称呼语，表明 A 试图疏远与 B 之间的关系。B 发觉这个变化，并就此进行努力，希望能恢复以前的称呼以及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然而 A 不顾 B 的愿望，继续用 Maranda 来称呼 B，以保持这种负关系。美国语言学家罗杰·布朗曾经指出，“有时某个称代词的选择明显违反集团规范及说话者平时的习惯，这表明说话者的某种情感或态度的变化” (Braun, Friederike 1988)。

4.3.2 扬升抑降对负关系信息的传递

传递负关系的扬升抑降包括主动升和被动降。主动升是说话者主动提升自己及所属的地位，大致包括：(1) 尊称自己，如自称“爷”、“老子”等；(2) 自我称赞。

被动降指说话者使对方及其所属被动抑降，一般包括：(1) 贬称对方，例如，“赵瞎子”、“蠢猪”、“傻帽”等；

(2) 命令、指责、批评或威胁对方；(3) 指出对方的洋相，取笑对方；(4) 于对方不利的言行；(5) 贬低对方；(6) 反对对方的观点、看法、意见、主张等。

这些主动升和被动降的言语，会使听话者感到不舒服，从而使其进行自我心理调整，来拉大与说话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说话者使用表示亲近、随和的通称形式 (familiarity and informality) (“你”、爱称等)，或说话者主动降、听话者被动升，将有利于传递正关系信息。而说话者运用表示礼貌、客气的尊称形式 (respect and politeness) (职务身份语、敬称语“您”等)，或说话者主动升、听话者被动降，将传递出负关系信息。

同时，还应注意不同的社会对同一言语行为是礼貌扬升抑降，还是不礼貌扬升抑降，有不同的解释。这是不同的言语社团千百年来文化积淀，是社会作用的结果。对关系亲近的人，用表面上促成负关系的词语来表达亲近关系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你这个坏家伙”，“你这小鬼”等。

5 结束语

人的言语交际贯穿于一切社会活动领域，话语承载的社会信息既丰富又庞杂，亲疏关系在言语交际中产生、再现和变化。结合社会语言规则，对言语交际中亲疏关系信息的传递过程进行社会心理分析，可以帮助、指导群体交往中的言语交际。称代形式和扬升抑降是说话人组织信息的策略，并受说话人对听话人态度及心理特征的影响。它们能够体现出谈话双方地位的不同和心理的变化，改变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有效调节交际者之间的亲疏关系。

参考文献

- 王德春. 社会心理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B. Friederike *Terms of Address: Problems of Patterns and Usage in Various Language & Cultures* [M].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88.
- Head, B. F. *Respect Degrees in Pronominal Reference* [A]. In J. H. Greenberg, C. A. Ferguson and E. A. Moravcsik (eds). *Universal of Human Language 3: Word Structure* [C]. California: Stanford Uni Press, 1978.
- R. Fasold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